

● 朱东润著

陆游传

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
海南出版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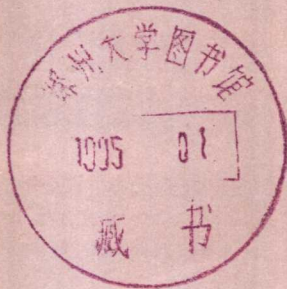


01010421323H 郑州大学图书馆

朱东润著

陆游传

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



〔琼〕新登字 03 号

责任编辑：张新奇

陆 游 传

朱东润著

*

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出版
海 南 出 版 社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
长沙交通学院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 1/32 印张：7.625

字数：178,000

1993年7月第1版 1994年6月第2次印刷

*

ISBN7—80590—558—4/I·44

定价：7.50元

目 次

自 序	1
第 一 章 童 年	5
第 二 章 青 年	20
第 三 章 大风暴的来临	36
第 四 章 隆兴的战事与隆兴的和议	53
第 五 章 人 川	73
第 六 章 诗的开始转变	86
第 七 章 生的高潮诗的高潮	98
第 八 章 欢笑声中的涕泪	119
第 九 章 建安和抚州	147
第 十 章 再度的起用再度的罢免	160
第 十 一 章 蛰居山阴的五年	186
第 十 二 章 在一致对外的基础上和韩侂胄接近了	197
第 十 三 章 坚持到最后的一刻	235

自序

一九三九年起，我开始对于传记文学，作一些初步的研讨。四年以后，写成《张居正大传》，由开明书店出版。中间曾经写过《王守仁大传》，所以这本《陆游传》的写成，应当是第三本了。

传记文学是史，同时也是文学；因为是史，所以必须注意到史料的运用；因为是文学，所以也必须注意人物形象的塑造。在史料运用方面，从搜集到掌握，从考订到识别，中间有一段相当复杂的过程。可是讲到人物形象，问题还要多些。传记中的传主，无论作者主观的意图如何力求和史实符合，其实一切叙述，都必须通过作者的认识，所以传主是不是和史实符合，主要还要依靠作者的认识。因此传记文学中的传主，正和一般文学中的主人公一样，是作者创造的成果。所不同的在于传记文学的作者，有责任通过自己的学习，求得对于传主的全面认识。

一位有问题的传主，有时会给传记的作者以更大的兴趣。姑以张居正为例，他的一生，给终没有得到世人的了解，最善意的评论，比居正为伊、周，最恶意的评论，比居正为温、莽。有的推为圣人，有的甚至斥为禽兽。其实居正既非伊、周，亦非温、莽；他固然不是禽兽，但是他也并不志在圣人。他止是张居正，一个受时代陶熔而同时又想陶熔时代的人物。替张居正写传的人，就有责任把自己的认识交代出来。

陆游是和张居正不同类型的人物。他有他的一番抱负，但

是他对于时代所起的影响和张居正所起的影响，是无可比拟的。可是有一点却相同，——后代对于陆游的评价纷歧很大，因此陆游也是一位有问题的传主，他的生活值得仔细分析，做出比较近情的结论。

陆游的一生，八十五年的当中，经过不少的变化，他的政治关系，也有过相当的转变。《宋史·陆游传》说他“晚年再出，为韩侂胄撰南园、阅古泉记，见讥清议”；又说“朱熹尝言其能太高，迹太近，恐为有力者所牵挽，不得终其晚节”。因此，有人把陆游看成权门清客，这当然是很错误的。现代都认陆游为爱国诗人，这是正确的，但是作为一位爱国的志士，必须举出具体的事实来，否则不容易起信。空头文学家固然是要不得的，可是没有具体行动的爱国志士也不会引起更多的敬意。既然要为陆游写传，就有必要把具体的事实，加以疏通证明，然后才能塑造出这一位爱国诗人的形象。

要理解陆游，必须抓三个关键：隆兴二年他在镇江的工作，乾道八年他在南郑的工作，和开禧二年他对于韩侂胄北伐所取的政治态度。可是要理解这三个关键，还存在一定的困难。陆游在镇江和南郑的工作，我们所能掌握的只是很有限的史料，理解不易全面。韩侂胄的发动北伐，当时的议论已经不一，及至失败以后，一般人都认为他是专权误国，《宋史》甚至把他列入“奸臣传”。是不是如此呢？最初，陆游和侂胄是有距离的，后来他们逐步接近了，直到侂胄被杀以后，陆游始终没有放弃他的立场。他们是在什么基础上接近的？陆游的立场是什么？这些问题必须搞清楚，我们才能对于陆游，获得比较正确的认识。

有时我们必须做一些考证。罗大经《鹤林玉露》卷十四记：“陆游晚年为韩侂胄作‘南园记’，除从官，杨诚斋寄诗云：‘君居东浙我江西，镜里新添几缕丝，花落六回疏信息，月明千里

两相思。不应李杜翻鲸海，更羨夔龙集凤池，道是樊川轻薄杀，犹将万户比千诗。’盖切磋之也。”万里这首诗是有的，作于绍熙五年（一一九四），他们在淳熙十六年（一一八九）相别，前后六年，所以诗中说“花落六回”。“南园记”作于庆元五年或六年（一一九九或一二〇〇），和绍熙五年中间相去五六年。万里此诗，与“南园记”全不相关，这是第一。刘埙《隐居通议》卷二十一说陆游本欲高蹈，“一日有妾抱其子来前曰：‘独不为此小官人地耶？’乃降节从侂胄游。”陆游幼子子聿生于淳熙五年（一一七八），作“南园记”时，子聿已逾二十，更无可抱之理，这是第二。罗大经、刘埙的时代，和陆游都很近，两书亦颇有名，其不可信如此。陆游和韩侂胄的关系，中间有不少的纠缠，没有经过考证，很容易走入歧途。

尽管陆游自己说到不愿做一位诗人，但是毕竟他是一位诗人，而从他的主要成就讲，也只是一位诗人。为一位诗人做传，和为平常人作传不同，必须把诗的成就写出来。任何一位诗人的作品，都有一个来源，中间也必然要产生变化；诗人的传记就必须把作品的渊源变化交代清楚，同时还得指出所以产生这些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，他的作品的评价又是如何？尤其如陆游这样的一位诗人，大家都知道他的诗起过几次变化，但是如何分期，每一期的特点是些什么，尽管有人曾经指出，是不是完全符合实际？这些问题都必须在传记中交代出来。

要写这本传记，事前必须做好一些准备工作。我所写的《陆游诗选注》、《陆游研究》，实际上只是准备工作的一部分，但是还很不够。这本书的写法，和我从前写《张居正大传》时一样，尽量引用作者的原著，因为传主关于自己的叙述，总是比较可靠一些。

十几年前，自己开始写《张传》的时候，写传的人还不多，

近年写传的人多了，而且不断地看到优秀的作品，传主也不限于历史上的或是近代的显著人物。作者对于传主的内心世界，正开始做深入的探讨，因此也必然会增加教育的意义。最近两年中，大量回忆录的出现，使人从这里看到英雄人物的面目，在塑造形象方面获得更多的启示，也就为更多更好的传记文学的出现，铺平了道路。作为一个爱读传记文学的我，生在这样的时代，是值得庆幸的。从另外一面说，自己只能写出这本平凡的作品，无论在思想内容上或写作技巧上，都必然有若干的错误和缺点，可是因为受到自己的政治水平业务水平的限制，一时还没有看清，因此也不及订正。希望同志们指示出来，给我一个修订的机会。

一九五九年国庆日朱东润

第一章 童年

十月中旬的淮水上，大风从北岸吹过来，幸亏水势已经跌落，但是在风狂雨骤的当中，止看到浪翻水滚，依然是白茫茫的一片。靠南岸几条官船，一字儿排开，在这样的形势之下，显见得是开不出去了，船家们遥望着中仓的那位官人，大家不敢做声。官船里静悄悄地没有一些声音，都在期待着什么，但是谁也没有说话。

直秘阁、淮南计度转运副使陆宰，字元钧，这时刚刚奉到上谕，他把公事做了一番交代以后，带着家眷，从淮南出发，打算通过淮水，开进汴河，便可以在那条清浅见底的河道里，安安稳稳地开航，却不料在淮水上，遇到这一场风雨。

事情不是这样简单。仆妇使女们从内仓里出来，说是夫人就要临产了。陆宰茫然地“啊”了一声，吩咐她们好生伺候。风雨之中，在山颠水涯的所在，从那里去找官医呢？所幸一则家有祖传良方，自己多少也懂得一些医道；二则夫人这一次究竟不是初产，^①止要当心一些就是了。陆宰一会儿听听雨声，一会儿抬起头来，看看岸上的那些榆、柳、槐、楸，树叶全落了，但是桠杈的枯枝，还在风中摇摆不停。他的心里正在七上八下，不知道怎样才好。事实也难怪，陆宰已是三十八岁的人了，生活

^① 陆游长兄陆淞，官至知郡；次兄陆浸官至通判。见施宿《嘉泰会稽志》卷六。

中受过不少的磨折，因此显得苍老，何况这一次奉调入京，前面是怎样一个下落，一点底也摸不着。他想起父亲陆佃，从原籍山阴出来，忠心耿耿，一心为国，读了一辈子的书，写了二百多卷的著作，可是在新党失败的当中，因为他是王荆公的学生，大家都攻击他是新党；后来侥幸做到尚书右丞，可是蔡京当道的时候，父亲又被人攻击是旧党，受到排挤，最后落得调到亳州，做了一任亳州知州，就在任上死去了。陆宰真有些胡涂，父亲到底是新党呢，还是旧党？是不是因为师生的关系，就被认为新党，及至时代转变以后，又因为亲戚的关系，复被认为旧党？那么新旧的分别又在哪里呢？陆宰确实有些茫然了。

在陆宰沉思的当中，无情的风雨还在那里咆哮，淮水的浪头不断地打进仓来，船上的篷久已卸下了，篷索在桅杆上打得格拉拉地响。仆妇们屏了气在内仓里伺候。好久好久以后，才听到“呱”的一声。

“是一位小官人。”她们向陆宰道喜。

“是一个小旧派。”陆宰说。

窗外的雨声停下来了，仓里好象安静了一些。他想起早一晚夫人曾经梦到秦观，这一位比自己高一辈，诗和词都做得很好，也能写些文章。是一位旧派呵，不知妇道人家为什么会梦到他？何况这两年皇上正在禁止元祐学术，凡是学习苏轼、黄庭坚、秦观、张耒这些人的诗文的，都要受到处分，那么即使真是秦观投胎，那有什么好处呢？可是，话又得说回来，岳母不是晁家的吗？她的兄弟辈冲之、说之、补之，还不都和苏、黄有一些来往？补之和秦观一样，是苏轼的门生，“苏门四学士”中的人物。可能正因为这个关系，夫人会梦到他罢。

“秦观字少游，这孩子就起名陆游吧。”陆宰做出了决定。及至陆游长大以后，朋友们称他为陆务观，就是这个来由。

陆游的出世在宋徽宗宣和七年十月十七日，这一年是公元一一二五年。按照阳历计算，他的生日是十一月十三日。

陆宰进京以后，调任京西路转运副使。因为时局紧张，他的责任主要是供应泽、潞一带的粮饷。泽是泽州，州城在现在的山西省晋城县；潞是潞州，州城在山西省长治县，都在山西省东南一角，那时正在宋人支援太原的大道上。他把家眷寄顿在河南荥阳以后，自己便轻装上道了。

徽宗的时候，北宋政权的昏庸腐朽已经到了顶点。从现象看，真是太平盛世，正如孟元老在《东京梦华录》序中所说的：“青楼画阁，绣户珠帘，雕车竞驻于天街，宝马争驰于御路。金翠耀目，罗绮飘香，新声巧奏于柳陌花衢，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”。但是，腐蚀的力量已经把这一座大厦完全蛀空了，止消一阵狂风，便可以摧枯拉朽。徽宗赵佶是一位有名的艺术家，同时也是一个极其昏愤的统治者。宣和七年，他把国家大事全部交给蔡京。这一个老朽，七十九岁了，眼睛已经看不清楚，自己管不了，便把政务交给儿子，偏偏两个儿子不争气，内部争吵不休。徽宗实在看不下去，暗示蔡京辞职，可是他还不肯辞，徽宗没法，只好吩咐文士代他拟好三道辞表，下台了事。继任的是白时中、李邦彦，两个腐朽的统治阶级人物。北宋政权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准备了自己的坟墓。

敌人是不会睡觉的。北宋初年，东北方面的敌人是契丹部族的辽国。宋、辽之间曾经有过几次战争。经过景德元年（一〇〇四），澶渊之战以后，宋的统治者以每年向辽国奉上银十万两、绢二十万匹的代价，买取了北方的安定。腐朽的空气同时弥漫在宋、辽的两方。十二世纪的初年，北方的女真部族又起来了。他们的好战远远超过初年的契丹，正因为他们是新起的部族，他们有发展的前途，同样也有扩大的野心。徽宗政和五

年（一一一五），他们建立国号，称为金国。三年以后，北宋政权和女真订约，双方协作，破灭辽国。北方的战争发动了，女真的武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，但是腐朽透顶的北宋军队，还是经不起垂死的辽人的一击。陆游出世的这一年，契丹部族的辽国亡了，北宋军队依仗着女真的协助，收复了燕山府（北京）。

在这一次战争里，女真的统治者对于北宋政权的脆弱是看清楚了，他们也看到宋的摧毁，一定可以提供大量的猎获品，这是在对辽的进攻中，无从获得的。十月七日，他们决定调动大军，分兵两路，西路由粘罕为首，从云中（山西大同）直扑太原，东路以斡离不为首，从平州（河北卢龙）直扑燕山。他们的目标，是由东西两路合兵，最后拿下东京。这一个计划的决定，在陆游出世以前十天。淮水上的大风雨，正透露着伟大的爱国诗人是在国难声中产生的，不过直到陆游出世这一天，宋人对于女真进攻的计划，还是懵无所知。

战争的号角响了。因为汉奸的投敌，十二月十日女真的军队占领燕山府，十八日包围太原。昏庸的徽宗想到的对策止是逃跑。二十三日传位，把这一副担子交给太子赵桓——后来称为钦宗，自己做太上皇，称为道君皇帝。新皇帝即位，改次年年号为靖康元年（一一二六），正月初三道君皇帝跑了，名义上是到亳州太清宫烧香，其实是南逃。他嫌汴河里船慢，换轿子，换了轿子还嫌慢，再换骡子，最后到符离，才算安心上船，经过运河，一直逃到镇江。钦宗表面上上下诏亲征，实际也在计划向陕西撤退。大官们都在准备逃跑了，有的甚至来不及辞职，干脆一走了事。统治者的丑态完全暴露了，但是最后钦宗还是留下来，不是因为他发现了抗战的决心，而是因为有人提醒了他，禁卫军的父母妻子都在东京，他们也要招呼自己的亲属，不会跟着皇帝赛跑。皇帝没有禁卫军，成了光杆，那还算什么皇帝

呢？钦宗这才留下来，指定主战的尚书右丞李纲为亲征行营使，准备作战。这时女真大军在斡离不的指挥下，已经渡河，正月七日到东京的郊外，他们在城外放火，光焰烛天，彻夜不止，满城的人民都带着惶惧的心情度过了这痛苦的一夜。

钦宗是准备逃跑的，逃跑不成，这才决心抗战，可是抗战不到几天，他又决心屈服，正月初八派李悦、郑望之为计议使，到斡离不军前议和。女真的要求是犒师金五百万两，银五千万两，绢、彩各一千万匹，此外还要割太原、中山、河间三镇。人民对敌作战的勇气是大的，在女真进逼的时候，兵士们近的用弓箭，用床子弩和石炮，远的用神臂弓，对敌作战。神臂弓能射一百七八十丈，是当时有名的远程武器。但是这一切都落了空，统治者屈服的决心是无法挽回的，钦宗接受了敌人的条件，二月十二日女真大军撤退。

敌人的军队一退，统治者的内部斗争重行开始。道君皇帝到镇江去了，钦宗惟恐他一到东南要搞分裂，第一着便是派人去迎接他还宫，表面上当然还是那一套孝慕的封建理论。四月三日道君皇帝还京，住龙德宫，钦宗把他的侍卫都换去了，从此道君皇帝不再是皇帝了，在他给钦宗的手书上，称钦宗为“陛下”，自称“老拙”。陆宰的京西路转运副使，在四月八日也免职了。据《宋会要》的记载是：

〔四月〕八日直秘阁、京西路转运副使陆宰落职送吏部，以臣僚言河阳郑州当兵马之冲，宰为漕臣，未尝过而问。

——《宋会要辑稿》职官六九

陆游后来也曾记下：

某生于宣和末，未能言而先少师^①以畿右转输饷军，留泽潞，家寓荥阳。及先君坐御史徐秉哲论罢，南来寿春。……

——《渭南文集》卷三十“跋周侍郎奏稿”

为什么徐秉哲会提出攻击？当然还是由于统治者的内部斗争。因此却给陆宰一个南归的机会。陆宰调任京西转运副使的时候，家眷留在荥阳，因为敌人的南侵，中间曾经一度迁居东京，陆游曾说：

扶床踉跄出京华，头白车书未一家，宵旰至今劳圣主，泪痕空对太平花。

——《剑南诗稿》卷五“太平花”

他们离开东京的时候，应当在这年八月女真大军再度南侵之后，十一月东京重新被围之前，这才和诗中的“扶床踉跄”相当，也符合那时的情况。

当时的宋人和女真相比，一边有着优秀的文化传统，一边止是落后的部族。从经济力量和文化程度讲，女真是无法和宋人抗衡的。但是这时的宋皇朝统治阶级正在走着下坡路，充满了没落意识，内部矛盾发展到无法调和，统治者和统治者之间更没有合作的可能。从前人说，宋人议论纷纷，金兵已经渡河，正是实际的情况。钦宗一次到龙德宫朝见道君皇帝，献上一杯御酒，道君一饮而尽，顺手也给钦宗斟了一杯。钦宗正在接手的时候，一位大臣在后边轻轻地踢了他一脚，钦宗悟到这是要他防备毒酒，伏地恳辞，坚决不受，道君痛哭了一场。^②从此父子之间更加疏远了。君臣之间，父子之间，大臣和臣之间，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，他们的关系是一盘散沙，这正是大崩溃

^① 陆宰死后赠官至少师，故有此称。

^② 徐梦莘《三朝北盟会编》靖康中帙三十一。

的预兆，等待女真部族加以摧毁。

北宋皇朝是毁灭了，靖康元年的闰十一月，钦宗向女真大军投降，东京陷落。第二年女真人把道君皇帝和钦宗父子二人扣留，三月立张邦昌为帝，四月女真大军撤出，北宋的最后两位皇帝、皇后和太妃、太子、宗室连带皇亲国戚三千余人作为俘虏，一齐北去。

徐秉哲是怎样的一个人物呢？在他弹劾陆宰的时候，他是正义词严的一个铁面御史。可是不久他便暴露了他的汉奸本色。钦宗向敌投降以后，奉命在东京搜括的时候，徐秉哲是执行这个命令的一个。靖康二年（一一二七）正月钦宗被敌人扣留之后，传达敌人的意图，威胁道君皇帝，要他自动投向女真大营的是他，立了这些‘功劳’之后，他升做开封府尹，便夥同另一个大汉奸王时雍，拥戴张邦昌为帝。他的官衔更大了，是权中书侍郎、领枢密院。金人撤退以后，张邦昌的汉奸政权，在人民群众的反对之下，立脚不住了。钦宗的弟弟赵构，本来以大元帅的名义，将兵在外，受到群众的拥戴，就在这一年的五月在南京应天府^①称帝，后来称为高宗。高宗即位之初，随即把靖康二年的年号，改为建炎元年。六月五日，徐秉哲责授为昭化军节度副使、梅州安置。节度副使止是一个空名，其实是把他拘留在现在广东的梅县，作为应得的处分。从徐秉哲的一系列的汉奸活动和他最后的结果看问题，陆宰的罢官，可能止是由于当时统治者的内部斗争，不一定是因为他在职务当中的疏忽。是不是因为他在工作中太积极了，受到尚未暴露身分的汉奸的仇视，这才引起他们的弹劾而终于罢官呢？这是很可能的，不过我们还提不出具体的证明。

^① 今河南商丘。

靖康元年的秋冬之间，陆宰带着全家从东京南归了，沿路兵荒马乱，正如陆游在诗中所说的：

我生学步逢丧乱，家在中原厌奔窜，淮边夜闻贼马嘶，
跳去不待鸡号旦，人怀一饼草间伏，往往经旬不炊爨。呜
呼，乱定百口俱得全，孰为此者宁非天！

——诗稿卷三十八“三山杜门作歌”

陆宰虽然只是一位卸任的转运副使，但是究竟是宦宦之家，妻室儿女以外，还有不少的奴仆婢妾，一家人扶老携幼，有时听得一阵“番人”来了，他们止能躲在草窝里过活，这里给陆游一个很深刻的印象。归途之中，他们在寿春停了一段时期，那里还没有遇到兵灾，因此给他们一个喘息的机会。以后他们再从淮水，通过运河，终于回到山阴的故乡。

陆宰虽然出身于官僚家庭，做过几任外官，但是到底只是一位书生，在京西转运副使任内，正值女真南下，吃尽千辛万苦，最后还得到罢免的处分，因此南归以后，他无心再入宦途了。在南方他听到高宗政权的建立，当然也会同一般人民一样，感到喜悦。可是这一位高宗皇帝，偏偏不争气，一边称帝，一边又和敌人勾结，派王伦为大金通问使，他的目的是和女真人以黄河为界，把黄河以北的地方出卖给敌人。在任用人才的方面，他是一边用主战的李纲、宗泽，一边用主和的黄潜善、汪伯彦。建炎初年，出现了消极作战，积极求和的局面。他一边用对敌战争的口号赢得人民的拥护，一边又准备随时出卖人民，博取敌人的好感。在这种情形之下，陆宰的政治热情，正在不断地低落。

高宗的且战且和的政策，并没有得到女真的同情。敌人的胃口不断地扩大。——宣和七年以前，他们止要夺取燕山府，出兵以后，他们要求太原、中山、河间三镇。从要求三镇再进一

步，他们便要整个的黄河以北。可是现在呢，他们的眼光已经落到黄河以南。敌人的铁骑又动了，高宗的对策还是逃跑。李纲和他说明，必须由应天进驻东京，才能维系人心，高宗这才下诏，择日还京。诏书下了以后，真是人心感动，可是高宗作战的决心已经动摇了，无论李纲怎样主张，高宗还是想到逃跑。李纲看看没有办法了，这才劝他先到南阳，认为南阳西邻关陕，东达江淮，南通荆湖巴蜀，北距三都^①，是一个最适合的地方。高宗接受李纲的建议，下诏迁都南阳，一边派人到南阳去修城池，缮宫室；实际上他还是准备南奔扬州。建炎元年十月间逃到扬州，在那里待了一年多，那时女真的军队，已经从楚州^②、泗州、天长三面打过来。建炎三年二月，他从扬州过江，十月间到达临安，再从临安逃到越州，就是陆宰的故乡了。在山阴不到几天，看看还是不妥，再从越州逃到明州^③。到了明州，三面环海，无路可逃，他就逃上海船。建炎四年的元旦，是在温州海边的大船上度过的。幸亏女真大军到了南方以后，看看补给线拉得太长了，有随时被中原起义队伍截断的危险，三月间，他们从南方调回。四月高宗回到越州，舒了一口长气，改越州为绍兴府。次年改年号为绍兴元年。在建炎初年的时候，他还有一些建立的意思，现在止是争取存在了，直到绍兴二年正月，他才回到临安。

从建炎四年到绍兴二年，这三个年头里，山阴一带人民的生活是可想而知了。宋人留下的话本《冯玉梅团圆》曾经提起“建炎年间，民间乱离之苦”，又说：“康王泥马渡江，弃了东京，偏安一隅，改元建炎。其时东京一路百姓，惧怕鞑虏，都跟随

① 东京和西京洛阳、南京应天。

② 江苏淮安。

③ 浙江宁波。